

人生故事

于新闻采写中升华人生

朱明贵

因为长期从事新闻采写工作,这40多年来我采访过多少人物、多少事件已然记不清楚。但是因为采访、写作,我的人生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发生着改变和升华。

工作敬业有楷模。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实现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大于快上,基层企业、乡村涌现出许多投身改革建设的先进典型。当时的县委宣传部是经济建设上的“鼓手号角”,宣传报道企业、单位、个人先进模范事迹的力度很大。一年夏天,县委宣传部由吴春霖、单远来等“笔杆子”牵头,选调当时潘辙公社报道员沈建华和在沈灶供销社做营业员的我,赶往潘辙砖瓦厂,采访厂长任吉官。那时的任吉官身为“工农干部”,事业上是“工作狂”,为人处事上干净利索、清正廉洁。在他“吃三睡五千十六”的精神感召下,砖瓦厂一班人团结奋斗,硬是把原先瘫痪不起的乡办砖瓦厂搞得风生水起,成为全县乡镇企业的排头兵。在采访任吉官本人以及与工人、农民座谈直至写作通讯过程中,我被任吉官大公无私、积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那时我还很年轻,没有结婚,是一个综合门市部的实物负责人,卖农资、收购鸡蛋和废旧物资、畜产品等,一有空子就坚持通讯报道的业余爱好。当自以为工作辛苦时,我便回想起任吉官的工作劲头、吃苦精神。于是,我以先进为榜样,不畏困难,忘我工作,经营业绩优,事故差错少,得到供销社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认可。1983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4年被沈灶供销社社务委员会任命为康宁购销站站长。在这之后,我又有幸与县广播站的葛忠银、吴振坤

等编辑记者一起采访了宏福大队青年农场场长陈杏珠、康宁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席如林等当时工作出色、事迹先进的基层工作标兵,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思想觉悟受到了影响和感触,精神意志受到洗礼和历练。直至今日,我对待工作保持着热情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姿态,这是我坚持业余通讯报道工作40多年,采访报道众多人与事后留给我敬业奉献的可贵财富。

懂得感恩有触动。1978年初冬,我到基层供销社工作,从那时起,除了本职,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通讯报道工作。因而,广播喇叭里,省、地区、县里的报纸上,三天两头总有报道稿件。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叫春平的远房姑姑出嫁的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春平是个孤儿,姐姐出嫁后她一个人生活。后来她也要出嫁了,平常就关心照顾她,既是邻居又是生产队长的厚亮叔叔这个时候担当起帮助春平办理婚事的“娘家人”,全庄父老乡亲在厚亮一家人的感召下,来为春平办喜事。望着流着热泪向厚亮叔叔和全庄前来“喜行”的乡亲们辞别上车的春平,一股巨大的感情潮水冲涤着我的心海。当日,我以《孤女办喜事,乡邻一片情》为题写出一篇现场新闻,不久,《盐阜大众报》采用此稿,当时没有照相机,报纸还配发了由钟亚画的情景素描。应该是1980年吧,我谈恋爱了,几乎每天一下班后都去女朋友家。在去女朋友家的路边有条长长的沟河,我时常看到一位农妇蹬着水在河里摸鱼虾。看多了我不禁发问,原来这位农妇家有位久病卧床的婆婆,因为家境不好,平时老人喜欢吃的咸菜烧小鱼也无法满足。由于丈夫

在外挣钱,于是,年过半百的儿媳妇就常常下到沟河捞鱼摸虾给婆婆解馋。我又一次被感动,并来到这位好媳妇的家里进一步采访。很快,我写出《久病床前有贤媳》的通讯。通讯在省、市、县媒体报道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位好媳妇受到表彰,其家庭也被评为“五好家庭”。其后数年,我就热心人收留从车上逃逸生猪而写的《卖猪路上》、反映农村青年朱桂凤把美好爱情献给自卫还击战场负伤转业军人安楚高的《她有一颗美丽的心灵》、弘扬农村文明新风的《四代同堂乐悠悠》等新闻稿件,让我感受到了坚持业余宣传报道的快乐。而那时让我感动不已的采访及写作感受,则让我的心灵一次次得到爱的熏陶洗礼。重情重义、懂得感恩的品德情怀,也在一年年、一次次的新闻采访中培养形成。

志向爱好有旁通。我爱上写作,应当说是我学习偏科的产物。读书时我酷爱文科,工作后人家不爱看的旧书报纸,我喜欢拿过来翻翻,爱听广播也成了习惯。有了如此爱好,采访报道农村新人新事便是顺理成长的事情。我在基层供销社的下属站工作,没有公社的专职通讯干事那么多的采写空间和新闻资源,视野只是本站内外及周边几个小村。我从不放过被自己认为是可写的新闻线索,白天忙就晚上联系采访对象,晴天忙就阴雨天搜集新闻亮点。当了购销站站长后,周边村组干部成了我的好朋友,不为别的,他们成了我的新闻“瞭望点”,那几年,我所工作的综合站周边村庄里发生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不知被我采写报道了多少人,平民百姓、凡人小事被我写进了广播,写上了报纸。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因为

勤奋于通讯报道工作且小有长进,作为“矮子中的将军”被选荐到县政府购棉办做简报编辑。平台大了,视野宽了,加上我对范长江、徐迟、穆青等著名记者的《塞上行》《哥德巴赫猜想》《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优秀报告文学、长篇通讯的深读细品,感到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相通性,那我何不来个“触类旁通”呢?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尝试学习创作文学作品,并在当时县广播电台张玮、周晓健、曹嘉庚、倪志勇、张建国等编辑老师的指导携扶下一发不可收,成了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双料爱好者。在至今前移的20多年中,我采写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盐阜大众报》等主流媒体均采用发表过我的稿件。在参与农业农村部组织的“美丽乡村”、微型小说杂志社组织的“清风廉政”等面向全国的大型专题征文活动中,我创作的微型小说《乡村恋》《桃木粮印》等获得三等奖。《麻线蛋袋》《别了,烂肠路》等作品在省、市文学征文中获奖,还荣幸地成为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常想,如果不是有着对业余通讯报道工作始终不渝的坚守,如果不是几十年采访经历、人物感化和先进事迹学习践行,我的人生境界不会是现在的格局——我写人物故事,从中得到教益;我写新闻事件,从中得到启迪,这一直是新闻采写给我理清的工作生活线条。沿着这根线条,我写我受益,我书我提高,新闻写作改变了我的“三观”,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各方面虽然不尽完美,但有追求完美的心。我衷心地感谢笔下无数给予过我精神滋养的人们!

狮子口回响曲

徐友权

金色的秋天
在狮子口听一首回响曲
有时光穿越的旋律
有大地深沉的节拍
在万千将士的欢呼声中
一位军长的吟唱声震寰宇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忘不了铁流汇聚
忘不了战旗飒飒
八路军和新四军
会师白驹狮子口
嘹亮的军号
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会师的火种
点燃了抗日的连天烽火
这一刻铭记在心
这一刻载入史册

老百姓的秧歌
舞动串场烟波
你看,笑脸如花
你听,歌声昂扬
白驹十月降天兵
会师红旗满天飞
铁军就是英雄儿女
八路都是烈火金刚
这是地动山摇的力量
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战火硝烟早已散去
一幅美丽的画卷
在狮子口铺呈
巍峨的会师纪念馆地
写满赤胆忠诚
这是红色的坐标
这是出征的旗帜
我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不忘来时路
启航新征程

祭父

朱国平

卅载死生阴与阳，
幸存好梦续伦常。
开心还与人同乐，
生气仍由己独扛。
大队未为村制接，

里邻亦有德声扬。
儿多不虑米和草，
体病已痊安且康。
身病身后差无几，
天界凡间共久长。

情牵一线

九月授衣

仇育富

那年重阳节过后的几天,我在古老的洋河边上领取了一张出生证,以后每年的这个季节母亲都会亲手为我加衣,或千叮万嘱:“天冷了,穿暖和了啊!”直到前几年,她“站”在西河口故居的墙上再也不会吭一声,只是用她那保持了一辈子透露着慈祥的微笑着看着我。

8岁那年的春节过后,母亲把我领到一个到处都是小朋友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学校。放学后我溜到二卯酉河边不住地向东西两个方向张望:船呢?妈呢?二哥找到我时我还站在料峭春寒中,几乎把自己站成了一座雕像。从那以后我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开始了我进学校读书的生涯。

最初寄宿在爷爷住的马房中想妈时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偷偷地哭,时间长了跟周围的人相处熟悉了也就步入了另一种生活模式。隔三差五母亲就会来马房帮我换洗衣服,来的时间最长也有间隔十天半月的,只要她一来,我就倍觉开心,她的眼神能带给我暖流。有时她来晚一点我都睡着了,爷爷和二哥也一定会叫醒我,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知道如果我见不到妈妈肯定不依。

二年级的一个秋天,也是在我生日前不久,我在学校上课时莫名其妙地觉得有只老鼠在我衣服里窜来窜去,老师把我身上的衣服全脱掉也没

找到藏在衣服里的老鼠。晚上睡觉时我又感到老鼠溜进了被窝,正在这时妈妈回来了,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了一句:“受了惊吓了。”便背着我上船了。

印象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生病,而且还很严重,整天痴呆呆的。有一次父亲和几个船民在舱里卸棉花,卸完之后从舱里打了一只老鼠,父亲把老鼠拎到我面前给我看:“这就是你身上的那只老鼠,被我打死了。”我的病竟然神奇地好了,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母亲为我煮了两只鸡蛋算是庆贺一下,在妈妈身边过生日真好。船一到县城我就回到学校上学了,上学前天气也冷,妈妈为我做了一件新棉衣,那是我小学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衣服。

妈妈79岁时得了老年痴呆症,好多人都认不得了,在一个秋雨凄凉的下午我去看她,临走时她硬是要把自己的衣服让我穿在身上,我拗不过她,穿在身上果然暖和多了。这件衣服我一直舍不得扔,每次看到都透着一股亲情和温暖。

做母亲的永远关心着自己孩子的冷暖,每到九月授衣的时候妈妈总要再三叮嘱我要穿暖。她去世后在我每个生日过后我都养成加衣的习惯,仿佛母亲说过的话还在耳边:“天冷了,要多穿点。”

七色童年

农家孩子的快乐滋味

刘春香

作为吃货的我,童年时的夏天零嘴很多。棉花田地里长着的绿白条相间纹路的烧瓜,熟透了圆圆黄白色口感糯糯粉粉的香瓜“奶妈恨”,老屋前至脖子树上的一个个藏在叶子中的墨绿色舀子梨,以及家门口菜地里结到半大不大的紫色茄子,还有爬上墙头却怎么也长不到红几的撒酸酸的绿葡萄。

长在地垄沟边上的野生癞蜜桃,淡绿色果实的长长尖尖,上面布满了像蟾蜍身上的那种小疙瘩而得名。肆意攀爬的蔓藤上面结满大大小小的果实,虽是荒野之地却成了童年小伙伴们最喜欢光临的宝地,轻轻地摘下嫩嫩果实一掰两开,里面白色的丝状瓤,味道甜甜的连种子可以吃下,那种软糯清甜顺着喉咙一滑而下,真是无上的美味!如果发现没有被采摘过的新大陆,运气就太好了,可以摘到许许多多,满满的衣兜都放不下,手上衣服上被果茎上的白色浆沾满了却全然不顾,喜悦之情无法言表!果实不仅好吃,而且好玩,长老了的到秋天变得干黄,调皮的我们会一一把它们打开,里面有一窝黑色的籽,每个籽上面有个长长的丝线尾巴,抓上一把,放在手心,一口气吹开,张开小伞带着籽到处飞,会飘到很远。

那种快乐,可以弥漫我们整个童年。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掰下玉米



金秋十月

董溪 摄

史海钩沉

何家桥反扫荡

王树源

袁章家,告知游击队在乡下的情况,再把游击队家庭的情况带回去。起初,这种联系,只是乡下游击队员和街上家庭之间互报平安。后来,组织上知道了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城乡互通讯息、传递情报的好办法,于是,这种城乡互报家人平安,就逐渐转化为城乡情报互通。

这个互通城乡情报的韦山岳母宗氏,本也是刘庄镇人,家住东岳庙背后居民区,此区被日本人炸毁后,无处栖身,就投奔老圩董家庄女婿家。宗氏和袁章家原是亲密邻居,袁章利用这层关系,请宗氏上街,报个平安家信,宗氏一口应允,都在情理之中。宗氏是个六七十岁的女人。一次,宗老太又上街了,她臂挽竹篮,头顶方巾,衣服不整,东瞧瞧、西望望,在街上转了转,又到袁章家看望。一会儿,有个人称陈篪匠的人,挑着篪匠担,经过袁章家门口时,袁章家拿淘米箩请他修理。修理中,他进门讨口水喝,借机跟宗氏说了一阵子。

宗氏把陈篪匠的情报带回去,经袁章带回根据地。这次的情报非同寻常,主要内容是:最近,反动派要调集重兵,扫平根据地,消灭民兵中队和游击队,根据地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老圩区委得到情报后,立即向兴

1946年农历十一月十一,刘庄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接到通知,晚上到区政府开会。当开会人员到齐后,区长通报了当时的敌情,特别强调,最迟明天大早,反动派就要进犯刘庄,所以,区委决定,立即撤离刘庄,到老圩根据地打游击,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自便。会场一片沉静。一会儿,大家齐呼:我们跟区委走。就这样,与会人员,没有一个有疑义、异议,没有一个回家和家人道别,于凌晨,跟随区委区政府,撤离刘庄。

这些撤离人员,即后来的刘庄游击队员,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为人民谋福利的,他们只有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不会错,听党话、跟党走,舍小家、干革命。党员干部晚上去开会,这是常事,而这一次却整夜未归,家属们天不亮就出去找人,当她们碰面时,叙述的情况都一样,正当她们诧异,不知男人去向时,南门口响起了枪声,反动派已进入刘庄,女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与会人员这一去,就是10个月零8天。在这期间,反动派有5个师的兵力,轮番盘踞刘庄。

游击队在乡下打游击,也千方百计和街上家人取得联系。袁章夜里从根据地,摸黑到董家庄村农会长韦山家,经协商,由韦山的岳母上街到

秋之歌

奚东雷

秋
蓝天衬白云
朵朵漫步
雁行处
弄影金辉
争窃窈兮共霞飞
婆娑伴舞
逐心愿兮双比翼

秋
大地溢金黄
灿灿乱影
无边稻菽织锦绣
田园互映
颗颗粒粒编风光
安康保泰
接福纳祥
广袤持盈

秋
花似海漫
葳蕤艳曜
一片美轮美奂
容如鲫游
心旷神怡
各各具神具韵
天美地美人美
美在互动
美在相助
美在精神

萤火虫

小溪流水

一粒小得
几乎可以忽视的火,
在黑沉沉的
夜空里飞翔——
随时都会熄灭在
无聊而倦怠的
手掌中……

只有走进
萤火虫的身体里
你才会看到那——
小如绿豆的生命里,
有多少惶恐、无助、
悲伤、孤独

只有像萤火虫一样的人
才会懂得
在人世间,
仅仅活着也需要——
野草在火中生长的
勇气!